

我是老上海，在外地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退休后来到上海小儿子家，原本想又可以操练亲切的“上海闲话”了。

没想到，小儿子和儿媳在外企工作，在单位里、家里都是一口普通话；小孙子在一家私立幼儿园上学，老师都是外地来的，小孙子在家里也是一口普通话。无奈我和老伴只得也将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上海出生的小囡不会说上海话，也听不懂上海话，令我十分懊丧。

一天，我们几个老朋友去一家小饭店吃饭，点了几个上海本帮菜。不料年轻的服务小姐听不懂我们用上海话说的菜名，最后还是老板娘出来才弄清楚。因为老板娘的老公

今年5月20日，我的第三本书《无羁的马蹄——社会纪实文学》在上海书城签售。昔日农场文友小毛前来捧场，在交谈时，她说起32年前在农场文艺创作培训班的那档子事。我们很快有了共同的愿望：如果农场文友能有一次重聚该多好！

尘封的记忆如醇酒——当年我们拥有一样的青春，一样的文学梦想！15位文艺创作班友啊，你们现在还好吗？

我记得当年培训班拍过一张全体合影照。那天，我在家翻寻起来。终于从老照片簿中找出了那张泛黄的照片，还好，照片依然清晰，而且15位成员的名字及所在连队、工厂都写在背面，太好了！凝视着这张老照片上意气风发的脸庞，我心情激动。

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农场工会还印发过一本名为《瀛星》的文学期刊创刊号，每个成员都发了一本。这本《瀛星》，我一直珍藏着，因为里面有我一篇获奖的散文诗《我思念母亲》。但是，时光久远，又搬过家，这本《瀛星》放在哪里了呢？

模糊记得好像放在那只书柜里了，但要从堆满文稿、书籍的书柜里找到它，还真得花些功夫！

拉开平时封闭的橱门，一看塞得满满的书报、旧文稿，脑袋顿时就“嗡”地一声，我知道，这一找，没几个钟头是歇不了的。满书柜都是我历年来的“收藏品”，我采取逐层“过筛法”，一叠一叠“过滤”。适值闷热的黄梅天，开着空调我还是忙得额头沁汗。整整寻觅了2个半小时，终于找到了这本蓝灰封面、16开大小的油印创刊号《瀛星》。此时，我一下子瘫坐在地板上，点起一支烟犒劳一下自己。翻看着这本纸页已经泛黄的“文物”，当年苦涩的农场岁月和青春的文学梦想，又在我的眼前梦幻般叠现……

1980年9月，东风农场工会创办了首届文艺创作培训班，十几位从各农业连队、工厂里挑选出来的文学青年被集中在农场俱乐部，进行为期10天的脱产培训和创作。我们这些“脱颖而出”的知青是多么高兴啊！那年头，我们知青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天一脚泥、一身汗，何时是头啊？文学就成了我们的精神支柱和唯一期望。创作培训班结束后，学员们还算争气，每人都写出了一些诗歌、散文和小说。见到如此的收获，农场宣传科和工会也觉颇有成就，遂决定创办文学期刊《瀛星》（古时崇明有瀛洲之称）。只是由于当时条件有限，《瀛星》是刻蜡纸油印的原始方法出版的。

按照照片上的线索，我和农友多方查找联系，最后将聚会定在7月2日这一天。

那天聚会的热烈程度可以想见，而那份油印创刊号和那张合影更是成了焦点，大家争相传阅，感慨万千。这次聚会还有几位“失散”的文友未曾找到，大家一致决定要发扬大海捞针的精神，将他们“打捞”出来。30多年不见，大家满肚子的酸甜苦辣故事犹如关不上的水龙头，毕竟都是“文学老青年”，讲故事也是声情并茂、催人泪下。这时，我又适时提出一个“圆梦计划”——文友们一起编一份文学沙龙小报，每月出一期，以延续大家青年时代的文学旧梦，刊名就暂定为《朝梦夕拾》吧！这当然是借取了鲁迅“朝花夕拾”的创意。我的想法得到大家一致的欢呼。我们青春的文学旧梦，重新开启了……



谁还在讲“上海话”

桂人豪

是上海人，她能听懂一些上海话。

还有一次，我去一家熟食店买熟食，我说上海话店主听不懂。我问她来上海几年了，她说已经五年了，我说五年了怎么上海话还听不懂。不料她干脆说：“老先生，你把普通话说说好，我都懂。”我真是哭笑不得，在上海连家乡的话也失去了地盘，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忧。

在我居住的小区，我所在的一个单元，一共十四户人家，三分之二是外省人，邻居见面都是说普通话。

如今的上海，说“海纳百川”真是名副其实。随着上海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涌入上海，上海外来人口的比重日益上升。过去在上海，你不会上海话交流会有困难；现在呢，你甚至常常找不到上海话的“用武之地”了！

这是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尤其是“海纳百川”的上海，正面临着地域文化、地方方言的嬗变。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地域文化和方言不应在急剧的嬗变中消亡，也许，除了有识之士的呼吁和努力，我们上海人和新上海人都有共担地域文化和方言传承的责任。



称一声『美小护』

翁治方

前阵子，看了荧屏热播剧《心术》后，我对医护工作者的印象大为改观，尤其企盼在现实生活中，也有遇上像霍思邈、美小护那样的医生、护士，不仅让自身疾患得到贴心的治疗与护理，光是看看像吴秀波、海清这样养眼的医护人员，也是极其赏心悦目的啊！

那天，适逢脚踝处皮肤过敏，起了水泡，后又不慎将水泡搞破，弄出一大块创面来，无奈去了就近的医院。

那位皮肤科医生神情漠然，对我的创面不屑一顾，说配点消炎药水敷几天吧！问他多长时间能治愈？说要看皮肤情况，因人而异。我战战兢兢地问，待会儿配好药还来你这边嘛？答曰：让护士处理呗！

交了费，取回药和一瓶生理盐水，来到护理间。接待我的是个80后模样的小护士，乍一看还真有几分海清的神韵。她边让我坐下，边接过药和生理盐水着手配制药水。动作还算麻利，只是面无表情，说不出是冷漠，还是淡定，竟没有一丝笑容！我憋不住嘟哝了一句：“美小护，你能不能笑一下？”听见我唤她“美小护”，她顿时两眼放光，和蔼地说：“你也看《心术》啊，你咋知道大家都叫我美小护呢？”我顺水推舟道：“你有点儿像海清，当然是美小护啦！”

接下来的桥段可想而知——她认真、仔细地为我清洁创面，将浸透药水的纱布敷上，小心翼翼粘好医用胶布，还给了个小型注射器，叮嘱我留意药纱布干了，得及时用注射器注入药水……一通忙活过后，小护士解释刚才没笑，因为她干活是认真的！临了，还让我勤换药为由，多给了两包纱布和一卷胶布。

回家后，我把这事与家人一说，老伴乐了：“看来那小护士被你一声‘美小护’给捧爽了！”

次日一早，老伴去地段医院注射胸腺肽。走进注射室，见三四个护士正百无聊赖地闲等着，却无人迎上前来。她灵机一动问了句：“哪位美小护有空给我打一针啊？”众人立马来了兴致，这个说“阿姨真逗！”那个说“老太挺潮啊！”遂一致推介那位有“针针灵”美誉的姑娘操刀，夸她针打得好，人也长得美。老伴让她打了一针，还真名副其实！

两次愉快的就医经历，都是“美小护”这一称谓发挥了出乎意料的作用。看来，这既是海清的魅力，也是编剧六六的成功。

一个个泡泡，浸润在油汪汪的稠汁里，香味四溢。咬在嘴里，皮子是酥酥松松的，肉是糯糯软软的，满嘴的香喷喷，真是好吃极了。

十几年后，我参加了工作，心里还惦记着瘦老头的扣肉，于是学做了几次，但次次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不将就着烧成了红烧肉。近几年馆子里也有扣肉，但一般都是直接用鲜肉做，肉斩得薄薄的，码得方方正正，肉皮酱红色，油光金亮，下面垫着霉干菜，或者魔芋片，卖相虽然好，但味道一般。有次在五星级宾馆，居然将肉围成个漂亮城堡，真是功夫用到了家，但中看不中吃，尝了一口，与瘦老头的根本不能比。

说来也巧，去年过年在儿子家吃过年夜饭，坐出租车回家。司机五十来岁，见我们老夫妻情绪

亚洲多寺庙，欧洲多教堂。

在我的印象中，欧洲最著名的教堂有5座：一是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二为法国的巴黎圣母院，三是德国的科隆大教堂，还有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与佛罗伦萨的圣母之花大教堂。我观这些大教堂皆气势雄伟，造型庄严，教堂内的雕像与壁画精美异常。如圣彼得大教堂的雕刻作品出自米开朗琪罗之手，巴黎圣母院则是一座石头建筑，被誉为是石头组成的交响乐。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有28座教堂，虽不名震欧洲，但其教堂也各有特点，我今年夏天在赫尔辛基先后参观了三座大教堂。

赫尔辛基大教堂是座路德派教堂。它始建于1852年，出自德国建筑师恩格尔之手。当我们的车子驶近议会广场，便见蓝天白云下，一座由希腊廊柱支撑的乳白色教堂主体与淡绿色青铜顶的钟楼颇为引人注目。这座大教堂的外形相当秀美精致，仿佛是北欧一位脱俗少女亭亭玉立，它现为赫尔辛基市的地标性建筑。

在赫尔辛基大教堂周围，有总统府、最高法院与市政厅，现在这座教堂已成为芬兰情侣举行神圣婚礼的见证人，同时在这里为赫尔辛基大学学子们举行过多次神学院的毕业典礼。

与典雅秀丽的赫尔辛基大教堂相比，乌斯别斯基东正教堂则显得雄伟而粗犷，它的建筑特色是纯俄罗斯风格，教堂主体由深红色外墙砖砌成，显得庄严肃穆。它有13个耀眼的金顶，伸向蓝天，当地导游戏称是“金色的洋葱头”。

当我步入教堂，发现精雕细琢的拱顶和花岗岩石柱最具特色，而镀金的圣坛装饰与风琴更显金碧辉煌。四壁精美而浓郁色彩的绘画全出自俄罗斯画家的手。导游为我们讲解了东正教的由来，东

正教亦称正教，与天主教、基督新教并立为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赫尔辛基东正教堂是北欧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而在我生活的上海，也有一座洋溢浓郁俄罗斯风格的东正教堂，这座教堂位于上海襄阳公园北面，造型古朴圆浑，5个穹顶呈孔雀蓝，远观异常壮丽，成为我儿时经常光顾的地方。

与以上两座教堂相比，更具特色的是岩石教堂，这座教堂是斯欧马拉曼兄弟俩的精美杰作，这里原来是一块岩石高地，兄弟俩别出心裁，巧妙地把教堂设计在岩石中间。

我们走进教堂，发现入口走廊为隧道状，入口处涂以混凝土，而教堂四壁有岩石开凿后的凹凸痕迹，裸露的岩石让人感受到这个教堂的别具一格。我站在教堂中央，发现岩石教堂仿佛是一只着陆的飞碟。教堂前台有一个优雅的芬兰女子在弹奏钢琴协奏曲，舞台背景是一排巨型管风琴，据说这是北欧最大的。

我坐在观众席间，在柔情似水的乐声中，欣赏这奇妙的岩石教堂，教堂为圆顶，其顶部是用钢网支撑的玻璃屋顶，既保持了原始的岩石风味，显示了芬兰人崇尚自然的审美意识；又融入了时尚的元素。两者相映生辉，使岩石教堂成为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教堂之一。

赫尔辛基是我此次北欧行的第一站。赫尔辛基坐落在一个丘陵起伏的半岛上，被几十个岛屿环绕着，其美丽如画的海港延伸得好远好远，它因此被誉为“波罗的海的女儿”。由于城市处于茂密的丛林之间，到了夏天，绿树参天，繁花似锦，尤其美丽。这座海港城市被称为“北欧的日都”，显得优雅而靓丽。

北欧的夏天竟这样凉爽，我毫无目的地漫步在这座城市的石板路上，好想揭开这迷人城市的幕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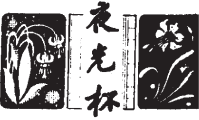
深浅地铁

沈熙倬

世界上埋深最大的地下铁道，是朝鲜平壤的地下铁道。该地铁线路和车站均建在地面以下60多米深处，个别地段甚至埋深近百米。这条地铁建于上世纪的70年代，施工周期长达11年之久。地铁设计之埋深那么大，是“为了战备的需要”及“防止核辐射”等原因。

世界上埋深最小的地下铁道，是我国天津的第一条地铁，该地铁的埋深仅在地表以下2-3米。该地铁始建于1970年8月，于1984年年底通车运营。

那个时代我国地铁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地铁隧道施工的技术还不成熟，只能采用明挖法施工。即为了确保施工安全防止塌方，通过将基坑的土壁挖成具有一定斜率的边坡，来保证地层边坡的稳定，这种方法被称之为敞口放坡式明挖法。待地铁隧道施工完成后，再将挖出的土覆盖至隧道两侧及顶部。这种施工方法具有操作简单、速度快、噪声小、施工成本低而且混凝土质量易于保证的优点，可是却需要地面有足够空地能满足施工需要，特别是对周围环境、地面设施影响较大。因此，目前地铁施工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在极个别区段才采用明挖法施工。



拧

夏贺新



错位

陈 益

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土沁的斑斑痕迹。难道它们果真是从四千多年前的良渚墓葬里出土的？

一位收藏家说：良渚玉器是无价之宝。本该属于博物馆的东西出现在这里，那是错位了！除非是假的。

在浙江某旅游景点的卖品部里，我惊异地看到了良渚玉器！玉琮、冠型饰、玉管，无不器形规整，刻纹精细，呈现透闪石特有的鸡骨白色。仔细观

兴奋，就主动和我们攀谈开了，问我们吃点什么菜，味道怎么样。他说他是浦东南汇人，过去是专门替人家办酒宴的大师傅，哪家来请，他就和徒弟挑着炉灶上门，办个十桌八桌一点不费事。后来风俗变了，浦东人也喜欢有事上馆子了，生意就清淡了，只得改开出租车。不过，他说还是喜欢厨师这个行当，每逢过年，在自家灶头上还是要烧几天，请远亲近邻都来吃一顿，自己也过好过掌勺瘾头。“那你自己做扣肉呀！”他的一句话一下又勾起我多年的扣肉念头。“这是我侬本帮厨子的看家本领！师傅第一例教我的菜，就是做扣肉！”他高兴地说。

我顿时乐了，说起了当年瘦老头的扣肉，说自己怎么就是学不会做扣肉……他似乎找到了知

音，立马一五一十详细细致地介绍起来：买一块五花肉，切成10厘米大小方块。先入汤锅煮，将熟未烂时，用酒酿（或黄酒）涂在肉皮上，下油锅，中火将猪肉余至黄灿灿的，再放进冷水里浸泡。3小时后，肉皮隆起黄豆大小泡泡，抽掉肉筋骨，入锅用老抽、砂糖、葱姜、啤酒红烧。待肉皮成绛红色，调料入味后盛起，斩成半厘米厚薄，放进碗里，肉皮向下，将红烧时的汤汁浇进肉里，上蒸笼。大火三刻钟，待肉香溢出，就可开笼将肉倒扣在大盆里上桌。

这位师傅真热心，他怕我一时记不住，又写了手机号给我：“你烧的时候，碰到啥问题，尽管打电话来！”

等到春节后开市的第一天，我就上铺子割肉，依葫芦画瓢做了起来。等到扣肉从蒸锅里取出扣在大盆里，嘿，还真有点当年瘦老头扣肉喷喷香的味道了！